

中國大陸的遠洋軟實力

打擊海盜、國際交往與形象提升(下)

作者：艾瑞克森（Andrew S. Erickson）博士、史崔奇（Austin M. Strange）博士生

譯者：翟文中(海軍備役上校)

All Photos by XNA & combinedmaritimeforces.com

中國大陸的海軍外交

當中國大陸在全球海洋展示日增之際，中國大陸海軍和其他國家海軍進行交往，這可對其全球展示建立一個正面與積極的形象。人民解放軍海軍在與毗鄰印度洋國家發展有效關係時，其亦日漸受視海軍交往並認為這可做為一種補足手段。更確切地說，2008年起中國大陸海軍進行港口訪問的類型與範圍不斷地擴張。增長中的港口訪問有助中國大陸於遠洋遂行軟實力投射，藉此可促進中國大陸與其他許多國家的互動與對話，後者擁有的港口與地理位置可強化雙邊關係的戰略價值。

當中國大陸遠洋打擊海盜展示日漸成熟時，人民解放軍海軍的港口訪問次數逐漸增加（請見下



2012年7月3日由中國大陸海軍益陽號、常州號飛彈巡防艦和千島湖號綜合補給艦組成的第12批護航編隊從舟山起航，赴亞丁灣、索馬利亞海域執行護航任務；圖為益陽號054A型飛彈巡防艦(舷號548)。

表)。在少數與打擊海盜任務相關例子中，我們可看到中國大陸海軍在與其他沿海國海軍、政府與人民交往時展現的活力。例如，2012年9月，中國大陸海軍第12批護航編隊納編艦艇的益陽號054A型飛彈巡防艦(舷號548)抵達喀拉蚩進行官兵休假與物資整備時，中國大陸海軍

與巴基斯坦海軍舉行了研討會與其他型式交流。當年稍後，中國大陸海軍第12批護航編隊正式訪問雪梨期間，該編隊指揮員周煦明少將和編隊官兵與澳大利亞海軍代將米德（Commodore Jonathan Mead）晤面，當時後者係澳大利亞海軍艦隊代理指揮官。澳大利亞海軍司令葛里格

2013年3月26日已結束亞丁灣護航任務的第13批護航編隊，首次訪問馬爾他瓦萊塔港，進行為期5天的友好訪問。圖為舷號570的054A型（北約稱江凱II級）飛彈巡防艦(解放軍軍語：導彈護衛艦)黃山號，隸屬海軍南海艦隊。





第16批護航編隊執行打擊海盜任務期間，曾於2014年1月4日派出北海艦隊所屬舷號546的054A型飛彈巡防艦鹽城號，駛抵賽普勒斯南部的利馬索爾港，將與來自俄羅斯等國的護衛艦一道為運輸敘利亞化學武器的北歐船隻提供護航；圖為賽普勒斯國防部長福蒂斯·福蒂烏參觀鹽城號情形。

茲中將（Vice Admiral Ray Griggs）如此評論：「我非常高興與澳大利亞海軍能有機會與中國大陸海軍持續地分享執行打擊海盜行動的經驗」。

2013年底，中國大陸海軍第15批護航編隊與來自歐盟、美國與北約組織的艦隊進行了友好交流，並對肯亞、坦尚尼亞與斯里蘭卡等國進行了親善訪問。中國大陸海軍第16批護航編隊執行打擊海盜任務

期間，曾派出北海艦隊所屬舷號546的054A型飛彈巡防艦鹽城號為載有敘利亞將進行銷毀化學武器的船舶進行海上護航。其後，這支護航編隊首次連續對8個非洲國家進行了親善訪問，並和當中的數個國家海軍進行了打擊海盜聯合演習，這些國家包括了喀麥隆、納米比亞與奈及利亞。

明顯地，中國大陸海軍在亞丁

灣未曾中斷地執行打擊海盜任務，這有助中國大陸與亞丁灣水域鄰近國家進行海上交往，同時亦使中國大陸有機會與位於其與索馬利亞水域間具戰略位置的國家發展良好關係。中國大陸運用在全球不同水域執行打擊海盜部署的機會，有效地提升其海軍外交角色。《人民日報》一份報導指出：「自第二批護航編隊開始，中國大陸海軍已建立



人民解放軍海軍執行打擊海盜任務後，艦船順道進行港口訪問一覽表

阿爾及利亞 阿爾及耳 · 2013年4月2日至5日（親善訪問）	塞浦路斯 利馬索爾港 2013年12月31日至2014年3月12日（7批次敘化武海運護航任務）	沙烏地阿拉伯 吉達 · 2010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親善訪問） · 2011年9月3日（補給/檢修） · 2012年6月17日（補給/檢修） · 2013年1月1日至6日（補給/檢修） · 2013年4月5日至28日（補給/檢修） · 2013年9月14日至18日（補給/檢修） · 2013年11月2日至6日（補給/檢修）
澳大利亞 雪梨 · 2012年12月18日至22日（親善訪問）	科威特 舒瓦克 · 2011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親善訪問）	塞席爾（印度洋中西部一個群島國家） 維多利亞港 · 2011年4月14日（親善訪問） · 2013年6月16日至20日（親善訪問）
巴林 麥納麥 · 2010年12月9日至13日（親善訪問）	馬來西亞 吉蘭丹港 · 2009年12月6日（親善訪問）	新加坡 樟宜 · 2010年9月5日至7日（補給/檢修與聯合操演） · 2011年12月18至20日（補給/操演與親善訪問） · 2013年9月5日至10日（親善訪問）
保加利亞 瓦爾納 · 2012年8月6日至10日（親善訪問）	馬爾他 瓦萊塔港 · 2013年3月26日至30日（親善訪問）	南非 德爾班 · 2011年4月4日至8日（親善訪問）
緬甸 仰光 · 2010年8月29日至9月2日（親善訪問）	摩洛哥 卡薩布蘭加 · 2013年4月9日至13日（親善訪問）	斯里蘭卡 可倫坡 · 2010年1月5日至7日（親善訪問） · 2010年12月7日至12日（親善訪問） 亭可馬里 · 2014年1月13日至15日（親善訪問）
吉布地 吉布地 · 2010年1月24日（補給/檢修） · 2010年5月3日（補給/檢修） · 2010年9月13日（補給/檢修） · 2010年9月22日（補給/檢修） · 2010年12月24日（補給/檢修） · 2011年2月21日（補給/檢修） · 2011年10月5日（補給/檢修） · 2012年3月24日至29日（補給/檢修） · 2012年5月14日（補給/檢修） · 2012年8月13日至18日（補給/檢修） · 2012年12月1日至6日（補給/檢修） · 2013年6月6日至8日（補給/檢修） · 2013年7月28日（補給/檢修） · 2013年10月7日至9日（補給/檢修） · 2014年2月22日至26日（補給/檢修） · 2014年4月1日至5日（補給/檢修與親善訪問）	莫三比克 馬普托 · 2012年3月29日至4月2日（親善訪問）	坦尚尼亞 三蘭港 · 2011年3月26日至30日（聯合操演與親善訪問） · 2013年12月29日至2014年1月1日（親善訪問）
埃及 亞歷山大 · 2010年7月26日至30日（親善訪問）	阿曼 馬斯開特 · 2011年12月1日至8日（親善訪問） 塞拉萊 · 2009年6月21日至7月1日（補給/檢修） · 2009年8月14日（補給/檢修） · 2010年1月2日（補給/檢修） · 2010年4月1日（補給/檢修） · 2010年6月8日（補給/檢修） · 2010年8月10日（補給/檢修） · 2011年1月8日（補給/檢修） · 2011年1月19日（補給/檢修） · 2011年4月10日（補給/操演） · 2011年6月8日至11日（補給/檢修） · 2011年6月23日（補給/檢修） · 2011年11月7日至10日（補給/檢修） · 2012年2月21日至24日（補給/檢修） · 2012年7月1日至3日（補給/檢修） · 2012年7月9日（補給/檢修） · 2013年3月28日至29日（補給/檢修）	泰國 梭桃邑港（薩塔希普） · 2011年8月16日至21日（聯合操演與親善訪問） · 2012年4月21日至25日（親善訪問） · 2013年9月12日至16日（親善訪問）
法國 土倫 · 2013年4月23日至27日（親善訪問）	巴基斯坦 喀拉蚩 · 2009年8月5日至8日（聯合操演與親善訪問） · 2010年3月7日至13日（聯合操演與親善訪問） · 2011年3月13日（聯合操演） · 2012年9月8日（補給/檢修）	土耳其 伊斯坦堡 · 2012年8月5日至8日（親善訪問）
希臘 克里特島 · 2011年3月7日（補給/檢修） 比雷埃夫斯 · 2013年8月9日至13日（親善訪問） · 2015年2月16日至20日（親善訪問）	菲律賓 馬尼拉 · 2010年4月13日至17日（親善訪問）	烏克蘭 塞瓦斯托波爾 · 2012年7月31日至8月3日（親善訪問）
印度 柯欽 · 2009年8月8日（親善訪問）	葡萄牙 里斯本 · 2013年4月15日至19日（親善訪問）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阿布達比 · 2010年3月24日至28日（親善訪問）
以色列 海法 · 2012年8月14日至17日（親善訪問）	卡達 杜哈 · 2011年8月2日至7日（親善訪問）	越南 胡志明市 · 2013年1月13日（親善訪問）
義大利 塔蘭托 · 2010年8月2日至7日（聯合操演與親善訪問）	羅馬尼亞 康斯坦塔 · 2012年7月31日至8月3日（親善訪問）	葉門 亞丁 · 2009年2月21日（補給/檢修） · 2009年4月25日（補給/檢修） · 2009年7月23日（補給/檢修） · 2009年9月28日（補給/檢修） · 2010年2月5日（補給/檢修） · 2010年5月16日（補給/檢修） · 2010年7月26日（補給/檢修） · 2010年10月1日（補給/操演）
荷蘭 鹿特丹港 2015年1月26日至29日（親善訪問）	伊朗 阿巴斯港 2014年9月20日至24日（聯合演練及親善訪問）	
肯亞 蒙巴薩 · 2014年1月2日至5日（親善訪問）		

起一套嶄新機制用以組織護航兵力用來對他國進行親善訪問，中國大陸海軍護航編隊已成功地對20餘國進行了港口訪問，這些國家包括了印度、新加坡、巴基斯坦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AE，另譯阿聯酋)等國家」。

2009年整年，人民解放軍海軍特遣編隊停泊外國港口的國家僅5個，2010年開始，中國大陸海軍艦隊每年訪問停泊的國家超過十個。此外，在過去6年間，港口訪問的性質發生了戲劇性變化。2009年與2010年2年間，中國大陸海軍進行港口訪問的目的係物資整備、人員休息與休假娛樂。2012年，中國大陸打擊海盜特遣編隊開始對數個港口進行親善訪問（例如：與外交人員進行友好交流），執行時間係其赴亞丁灣執行勤務前、後或期間。過去兩年這種趨勢持續存在，這顯示了中國大陸海軍逐漸地將資源投入外交領域。或許最重要的，這顯示了人民解放軍海軍由對國際海洋非傳統安全貢獻中，有效率地取得軟實力資本。

中國大陸亦透過在其港口與城市接待外國海軍，從而對國際

交流給予必要的支持。2011年5月中期，中國大陸邀請20名來自8個非洲國家的代表，參與在中國大陸浙江省舉辦為期20天的海上執法計畫，受邀參與者包括了加彭、喀麥隆與阿爾及利亞等國。2012年2月首屆國際反制海盜與護航合作研討會（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unter-Piracy and Escort Cooperation）在南京海軍指揮學院召開。中國大陸海軍軍事學術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曹衛東表示：「中國大陸海軍希望建立一個載台用以進行國際合作，如此可使不同國家的海軍兵力彼此間相互熟悉，我希望這個載台可有效達成我們打擊海盜的目標」。

這些例子顯示中國大陸由打擊海盜行動取得了日增的軟實力利益，其鼓舞了人民解放軍海軍進行任務期間的港口訪問與返國途中的親善訪問。中國大陸學者王逸舟要求中國大陸政府應高度「創造性介入」國際事務，在個別案例的基礎上，中國大陸應確認此一外交政策概念，並在國際交往時採用具創造性與靈活性的外交模式。人民解放軍海軍好像將此概念運用於遠洋，值得一提的係打擊海盜任務，這並

沒有改變其基本形式。中國大陸海軍在赴亞丁灣執行打擊任務前後，不斷地增加在他國停留的次數，使其能夠累積獲得大量的軟實力利益。這反映了人民解放軍海軍從遠海打擊海盜任務中習得的重大教訓，此即這個經驗是無法替代的，6年來的持續行動使其透過打擊海盜部署，中國大陸得能更有效地取得其全面性利益。

除進行外國港口訪問外，中國大陸在亞丁灣的打擊海盜展示有助於其執行其他非傳統海洋安全行動，這可為其遠洋軟實力做出具體的貢獻。對航經地中海攜有敘利亞將銷毀化學武器的外國船舶提供護航；2014年初，中國大陸海軍艦船積極參與馬來西亞航空M370失蹤班機搜救任務，這兩起例子適足以說明中國大陸海軍如何利用打擊海盜資源為國際安全提供協助。

若干評論家對中國大陸試圖拓展其海洋關係並不看好，當中國大陸開始執行打擊海盜任務時，他們對此行動提出異議。就此觀點而論，經濟自利與安全計算係人民解放軍於亞丁灣部署戰艦的最主要驅動力量。他們亦認為中國大陸將港



2012年2月22至23日在南京海軍指揮學院召開的首屆國際反制海盜與護航合作研討會現場。



2013年11月19日下午第15批護航編隊指揮員姜中華少將，與同在亞丁灣護航的151編隊指揮官皇家海軍傑瑞米·布里頓(Jeremy Blunden)准將一行人，在舷號999的井岡山號071型船塢登陸艦(排水量20000噸)上進行會面及合影。

口訪問做為外交交流的風險被過於簡化，因為許多國家將此做法視為其逐漸發展兵力投射能力的先兆。例如，中國大陸極力爭取塞席爾在內的數個非洲沿海與島嶼國家，用以強化其本身的軟實力。中國大陸可運用打擊海盜行動對其海軍發展提供必要的支援，同時用以追求更積極的大戰略，後者涉及在海外建立進入設施以及朝向全球性展示方向前進。

中國大陸海軍發展

中國大陸海軍係亞丁灣數個「獨立」打擊海盜資產提供者之一，儘管多數國家的打擊海盜部隊係在多國指揮架構下執行勤務，然而中國大陸、印度、伊朗、日本、俄羅斯與馬來西亞等國海軍，他們主要在單邊基礎上而非多國架構下進行打擊海盜任務，多國組成的打擊海盜兵力計有第151多國聯合特遣編隊(Combined Task Force 151)

，CTF-151)、北約的「開放盾牌行動」或歐盟的多國海軍兵力。這種態勢顯示中國大陸可從他國海軍處習得更多經驗與教訓，卻不致將其行動透露給西方國家海軍。明顯地，中國大陸要維持其外交政策上的意識型態獨立。

中國大陸偏愛採取單邊行動來自下列幾個因素：首先，較大的獨立性使人民解放軍海軍能以其較喜愛方式執行打擊海盜任務—相對風險較低的護航行動，其著眼於嚇阻而非積極地搜尋海盜。如此，可賦予中國大陸做為一個海洋公共財提供者的獨特身份，而非成為在西方領導安全機制內運作的另一個國家。此外，如果中國大陸加入現有安全架構將會產生潛在摩擦，如此將會阻礙有意義的整合，諸如敏感性資訊的分享，中國大陸可能藉此

機會竊取西方先進技術。若干西方國防專家對美國海軍邀請人民解放軍海軍參與「2014環太平洋軍事演習」與其他不同型式聯合海上合作活動，都是基於前揭理由。

儘管這些憂慮迄今持續存在，但中國大陸過去數年間執行打擊海盜任務已對亞丁灣的安全做出有意義的貢獻。此外，在此水域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打擊海盜兵力已達成前所未有的高度協調，這些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儘管對中國大陸的動機充滿了諸多猜疑，但是打擊海盜合作有助外界以較正面態度看待中國大陸，並能對中國大陸在國際上的地位予以尊重。當中國大陸於2008年首次進行打擊海盜部署後，



其已備便在打擊索馬利亞海盜行動中和其他國家戰艦交換資訊並且進行合作。中國大陸海軍首任護航編隊指揮員杜景臣對此回憶，他熱切地表達：「促進中國大陸海軍和來自其他國家海軍護航軍艦間的資訊交流」。

2008年12月開始，在6年時間中人民解放軍海軍已和美國在內20

餘國進行了資訊交流協調。中國大陸人民解放軍海軍陸戰學院李發新副教授（少校軍銜）指出：「人民解放軍海軍參與打擊海盜任務的兵力，已在亞丁灣和其他在此水域執勤的外國海軍部隊建立起高度信任的夥伴關係」。

分享覺知與解決衝突（Shared Awareness and Deconfliction；會方便

計下文通稱SHADE）促成了積極效果，這是一個自願性的多國打擊海盜資訊交換機制。SHADE會議每一季在巴林召開，通常係由來自各國的海軍與工業首長主持會議。由於中國大陸海軍採取獨立作業，在SHADE機制內其可和西方國家海軍同步地執行任務，這是廿一世紀海洋共同事務疆域治理的一項歷史性成就。

2009年，中國大陸被拒絕出任SHADE輪值主席國，但其仍與SHADE成員國進行打擊海盜護航協調工作。例如，中國大陸參與SHADE「護航協調工作小組」（Convoy Coordination Working Group）的運作，在與其他國家協調後提出其獨立的護航時間表。早在2011年時，中國大陸、印度與日本據聞已開始協調他們的打擊海盜行動。2012年1月至5月，他們相互安排護航時程計29次，中國大陸做為護航行動協調者計10次；印度有10次；日本則為9次。



2009年索馬利亞附近海域發生海盜襲擊事件214起，至少47艘船隻被劫持，佔全球海盜活動的一半以上。圖為懸掛安地卡及巴布達國旗，名為馬格蘭之星(Magellan Star)的德國籍貨輪於2010年9月8日晚遭索馬利亞海盜襲擊並被劫持，美國護航艦隊在收到求救訊號後派遣兩艘戰艦前往搜救，在與海盜週旋數小時後，美國海軍陸戰隊第15遠征部隊特種作戰分隊24名官兵，在亞丁灣葉門東南135公里處海域，從LPD8迪比克號(Dubuque)兩棲船塢登陸艦(已經於2011年6月30日退役)出發，乘橡皮快艇駛向成功登船，並制服劫船的9名海盜，船上分別來自菲律賓和俄羅斯的11名船員均安全無傷亡。

2013年9月12日第14批護航編隊抵達泰國海軍梭桃邑港，開始為期5天的友好訪問，這是中國大陸海軍護航編隊第三次訪問泰國。圖為排水量2250噸，舷號528的053H3型（北約稱江衛II級）綿陽黃山號，隸屬北海艦隊；2013年2月，綿陽艦首赴亞丁灣執行護航任務，創下護航艦噸位最小的新紀錄。



6年來，人民解放軍海軍在亞丁灣執行打擊海盜任務，這標示著中國大陸日漸茁壯的區域外海軍活動能力。當中國大陸同時提升其外海利益和軍事發展時，亦顯示北京達成軟實力目標的能力日漸地增強。相關任務重要組成包括提供商船護航、海軍對海軍會議、參與打擊海盜行動相關多邊利害關係者對話。或許最重要的，人民解放軍海軍軍艦執行港口訪問的數量正逐漸地增加。就此觀之，人民解放軍海軍已成為中國大陸近期軟實力外交中最重要與高可見性的參與者。

中國大陸在遠海進行中的打擊海盜任務業已產生了諸多正面評價。與此相反的係中國大陸近海水域爭議不斷，北京當局正不斷地被捲入主權爭議中，沒有任何跡象顯示爭議可以化解。時至今日，打擊海盜任務係中國大陸海軍交往組成中最具正面意義的部份，當中尤以中國大陸海軍艦船與官兵和他國海軍互動交往時為然。此

種互動交流不僅強化了外人眼中的中國大陸海上形象，亦可降低外界對中國大陸海軍崛起產生的疑慮，後者係擔心中國大陸海軍強大後將離開近海走向遠洋，從而對21世紀的海洋繁榮形成威脅。2013年，美國與中國大陸據聞進行了超過40次的訪問、交流與其他型式交往，此數量較先前一年增加了一倍。2012年與2013年，中國大陸與美國成功地執行了聯合打擊海盜演習。2014年7月至8月，中國大陸首次參與了「環太平洋軍事演習」，這是美國主導的全球最大規模海上軍事演習。就在演習期間，人民解放軍海軍的四艘軍艦與其他參演國家海軍在夏威夷外海進行了操演，演練科目係與打擊海盜任務有關。



譯文來源

Andrew S. Erickson and Austin M. Strange, "China's Blue Soft Power: Antipiracy, Engagement, and Image Enhancement,"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68, No. 1 (Winter 2015), pp. 71-91. (本文經作者與美國海軍戰爭學院評論季刊同意轉譯中文繁體字版)

作者簡介

艾瑞克森 (Andrew S. Erickson) 博士係中國大陸海事研究所 (China Maritime Studies Institute, CMSI) 副教授，該所由位於美國羅德島州新港市的海軍戰爭學院戰略研究所創建。此外，他亦是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John King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的副研究員以及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的小組成員。艾瑞克森博士係許多學術出版品的作者、共同作者或是共同編輯。他的近期學術著述計有：《一個低視度力量倍增器：評估中國大陸巡航飛彈追求的目標》 (A Low-Visibility Force Multiplier: Assessing China's Cruise Missile Ambitions) (2014年)、《重整美國軍力：亞太地區的駐軍與前進展示》 (Rebalancing U.S. Forces: Basing and Forward Presence in the Asia-Pacific) (2014年)、《中國大陸攻船彈道飛彈的發展》 (Chinese Anti-ship Ballistic Missile Development) (2013年)、《中國大陸在亞丁灣的打擊海盜行動》 (Chinese Antipiracy Operations in the Gulf of Aden) (2013年) 與《中國大陸的水雷作戰》 (Chinese Mine Warfare) (2009年)。

史崔奇 (Austin M. Strange) 先生係美國哈佛大學政府系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研究國際關係的博士生。他的著作聚焦於中國大陸及其在國際體系中的展示，尤以國際安全、政治與發展等領域為然。史崔奇先前曾經於浙江大學 (取得碩士學位)、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以及威廉與瑪麗學院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取得學士學位) 從事研究。此外，他亦是美國海軍戰爭學院中國大陸海事研究所的研究員。

由於協助並有效地降低了在亞丁灣的海盜襲擊，中國大陸當之無愧地接受了這份榮譽。2007年至2008年間，中國大陸海軍司令員吳勝利上將告訴本文作者，在亞丁灣水域每年出現百起海盜攻擊事件，當中50至60起海盜成功地劫持並掠奪了商船財物。2014年前9個月，亞丁灣僅發生了17起海盜襲擊，沒有一起係成功的劫持事件。中國大陸在打擊海盜任務中，提供了艦船、人員與金錢協助。吳勝利上將繼續指出：「美國海軍及其他高層領袖歡迎這種情況繼續，他們對中國大陸耗費大量資源做出具體的貢獻感到滿意，因為中國大陸減少了美國的資源負擔」。美國國會僅有少數議員迄今依然反對中國大陸參與打擊海盜任務。吳勝利上將接著補充道，他想

邀請美國眾議員至亞丁灣水域的中國大陸軍艦參訪。

人民解放軍海軍在遠海打擊海盜的經驗可做為一個標竿，北京當局可用以鞏固其在國際領域的正面形象。打擊海盜任務證明人民解放軍海軍係海洋事務共同疆域安全的一個提供者而非消費者，最壞情況其可能是一個妨礙者。國際社會對中國大陸海軍打擊海盜做出的貢獻多認為係正面發展，認為這可取代中國大陸在東海與南海採取的硬實力海軍途徑。學者持續審慎地檢視中國大陸軟實力的本質與可觀察到的功效，我們可精確地推測北京當前打擊海盜做出的貢獻如何在未來用以提升其軟實力影響範疇，至少這個結果應是相當正面的。一般來說，亞丁灣打擊海盜的這個例子清楚表明，中國大陸將因對國際海洋安全的具體貢獻，持續地在國際政治領域獲得利益。 ▣

澳大利亞國防部提供的照片顯示，2014年4月9日搜尋馬航370航班的舷號171海口號飛彈驅逐艦上搜救人員乘坐小艇前往澳大利亞海軍巡防艦進行聯絡協調情形。

